

新时代文学的超越 离不开时代精神的引领

□杜国景

我们知道,作家的成长离不开地域文化的滋养,文学创作必须首先解决如何认识脚下的土地这类问题,地域因素与其特定的文化品质,一定会为文学打上与生俱来的烙印。然而,对有作为、有成就的作家来说,文学创作仅有地域特色肯定是不够的,真正的难题在于既立足于地域又超越地域。而超越的关键,首先在时代精神的引领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因价值观念与文化形态的多元化局面,而有所谓“共名”时代与“无名”时代之说,但时代精神从来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一系列重大主题、建设目标、发展战略作出了高度概括,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国新时代精神的新走向。在这样的时代,如果没有时代精神的引领,文学的超越将无从谈起,作家也不能通过自己的创作,与历史、与现实、与文学的未来对话,作家的前途、文学的前景,一定十分黯淡。

“五四”新文学发展到今年,正好是100年。在中国新文学的序列结构里,贵州比较边缘。回顾贵州作家成长的历史,无论是第一代的蹇先艾,第二代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那一批少数民族作家,还是第三代的何士光,都有非常突出的呼应时代精神的自觉意识,所以他们能在主流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反过来,如果只是一味地书写地域、乡土,甚至只是个人情感的自我欣赏和自恋自足,那就会带来很大的局限,不少作家因此被遗忘了。

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贵州发生了极大变化,但到目前为止,很多地区仍属于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今天,十九大已吹响了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冲锋号,作为脱贫攻坚的主要战场之一,贵州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贵州代表团的讲话,对每一位贵州人都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不仅贵州作家,所有的中国作家,都应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都应当对十九大报告所凝聚的时代精神作出深刻理解,才能实现对接时代的超越,才能谱写出新时代文学新的篇章。

第四代贵州作家中,已经有不少人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最典型的是欧阳黔森的英雄叙事,他写长征、写抗战,写为改变贵州乡村经济作出贡献的“绣娘”,彰显的都是一种英雄主义的气概,他的小说与影视作品有一个英雄形象的谱系。在当代文学的日常生活叙事、个人化叙事显出了几分贫血、孱弱时,欧阳黔森却在为它注入阳刚、雄浑、崇高,这就是英雄叙事的当代价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多民族书写,需要这样的当代价值。其他还有赵剑平的生态文学,冉正万的历史情怀,王华与肖勤迥异的女性视角与修辞方式,肖江虹、曹永的底层、地域与民族记忆,谢挺、戴冰和梦亦非的文本试验等。

2017年年初,为迎接党的十九大,同时也为总结近两年贵州文学创作的成就,推动贵州文学创作走入新时代,省作协发起和组织了评论家、作家面对面交流、对话的大型系列活动,名为“贵州作家进行时”。在对贵州作家近几年作品的阅读中,我们发现了贵州作家的可喜变化,正是得益于时代精神的引领,比如肖

勤,她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党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的塑造,关注他们的情感,关注他们的成长,这几年的力度更是有加强。《所有的星星都有秘密》写的便是最有“民生”内涵的医改、医保题材,这是在县乡村最受关注也最敏感的领域。王华从2015年起,也开始写党的县乡村基层干部典型,《海雀,海雀》写的是乡村好支书王朝荣,她最近和雷霆合作的《上路》,写的是贵州乡村工业成功的典型“中国吉他第一村”。“上路”是党的基层干部为繁荣地方经济建设的一种“出发”的姿态,无论自己的人生充斥着怎样的酸甜苦辣,都永远保持一种随时出发,迎接任何困难与挑战的姿态,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需要的精神。曹永虽然写了不少乡村的沉重和喘息,但和自己的前辈作家相比,也有明显不同的价值取向与诉求。在曹永深沉的诉说后面,不仅有苦痛压抑的悲怆,更有变革现实的奔突烈火。他所期盼的,是那些被环境、被知识、被财富遗忘的边远村庄,以及被欲望、被权力扭曲的荒漠人性,终将成为历史。

可以说,从蹇先艾开始,贵州作家在如何超越地域局限,如何从边缘走向中心方面,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经验与成功实践。今天,十九大精神的学习贯彻,又为贵州作家的创作指引了新的方向,新时代文学的超越需要时代精神的引领,这是贵州作家的共识。中国作协正在加强对贵州作家和贵州文学评论工作者的关注,在他们的成长提供更多更好的机会,新时代的贵州文学,一定会出现新的面貌。

程耀东《在大地上过完一生》

悲悯情怀下的根脉记忆与个体书写

□刘衍青

一些文人,或许会因为深夜楼下醉汉的一声怪叫,便在惊魂不定的心跳中,呻吟出一首荒诞诗;或者臆想一段风花雪月的故事来填充空虚的灵魂。但这种虚无在作家程耀东的笔下不会这样“奢侈”。他总是在生存与生活的夹缝中,记录着自己的生命历程。首先得“治生”,写作对于他,不是闲来无事的涂沫,而是“治生”的一部分。但是,又不全是,还是生活的宽慰剂、疲惫灵魂的安居地,是超越琐碎现实的情怀抒写。他的散文集《在大地上过完一生》里有村庄、有人物,还有他自己,我们不妨一起看看。

生活在西海固的人,对“村庄”有着莫名的亲切与无法忘却的记忆,那里是他们生命的起点,也是他们一生取之不竭的精神向度。因此,村庄是西海固人的根脉记忆,也是进入这片土地的钥匙。程耀东和许多西海固人一样,童年、少年时期在一个小村庄里度过,“村庄”刻在他们的记忆深处,如同沈从文的湘西,无论走多远,在哪里,“村庄”如乡愁,永远都在那里等着。其实,随着宁夏移民工程的实施,农民进城务工、送孩子进城上学,西海固许多村庄迅速衰落,有的人去村空、几近于荒芜,有的已经被推为平地,不复存在。但是,人们记忆中的“村庄”依然枝繁叶茂地生长着,文字成为他们村庄记忆的沃土。贫瘠而丰厚的村庄,在程耀东等一批作家的笔下得到再生,并且走出了西海固,获得新生。

程耀东的多篇散文以“村庄”为主题,如《儿时的村庄》《你不能忘却的村庄》《触摸秋天的温度》《村庄里的门》《爱着我的西坡洼》《一个人的下午》《记忆或者碎片》等。《西海固笔录》列在文集的首位,想来是作者最看重的一篇,

也是其村庄记忆的诗意回放。从暮春夏初开始,“农夫们赤了脚扶犁铧扬着鞭子吆喝在沟沿边的一块平整的土地里,搁在地头上的一双黑绒鞋上面落了一层细细的黄土,刚出窝不久的一只黄鼠抱起两只小前爪蹲在上面,一对麻雀唧唧喳喳斜着身子飞起又落下,叫声惊动了正在呆望的黄鼠,于是小家伙跳下鞋面,鞋面上只印下一些细碎的蹄花。”这个片段,让熟悉西海固农村生活的人为之心动,那是生动而真实的画面,谁舍得穿上黑绒布鞋犁地呢?这样的场景,在上世纪80年代也许并不稀奇,然而,在今天,这样动人的村落闲趣,怕是再也难寻了。这些关于村庄的文字还包含着丰富的风物民俗,娶亲的喷呐、老人抽的旱烟、喝的罐罐茶,农闲时唱秦腔大戏,西海固山塬上最为原始的交通工具毛驴车,还有那些神秘的堡子,农民哼唱的小曲或花儿,以及磨刀石、榆木门槛等,都将与村庄一起渐行渐远,最终,多数将陈列于博物馆,需要讲解,年轻人才能知道它们的来龙去脉。从这个意义上看,程耀东的“村庄”散文正是活态村落的保护,值得阅读,也必将引起更多读者和学人的关注。

村庄对于奔波于城市的“农村人”而言,不仅仅是回忆,还是一处让他们身心放松、安全自在的地方。程耀东的散文中,最突出的文字符号是“村庄”,他坦率地说:“生活在城市窄窄的巷子里,到处充斥着陌生、阴谋、喧哗、冷漠……于是,想起村庄,那么大一所医院:清风把脉,鸟语听诊;田野是病床,庄稼是中药;以柴火煎熬,用泉水冲服,还有抽不去的丝丝病痛吗?”城市远比村庄开阔、繁华,然而,在作家笔下却是“窄窄的巷道”,足可知其孤独与压抑,“村庄”此时是诊所,承担起疗救心

灵压抑的功能。他的“村庄”能慰藉城里的乡下人,在物态村庄破败、消失的背景下,作家用文字复原的村庄比商业运作的“村落文化”更有人情味、更能唤起人们的共鸣,通过阅读,使美好的“村庄”记忆得以延续、传承,这也正是这部散文集的人文价值。

作家关注“村庄”或许还有个体的原因,那个叫西坡洼的村庄埋着他的母亲,留存着关于母亲的气息——草丛、雪地、羊圈里、土坡上,无时无刻无所不在。因此,当他的笔触落在“西坡洼”,多是柔软的语言、温暖的画面和熟稔的故事。其实,许多已经搬进城的老人过世后,都会“回到”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而没有“村庄”生活经历的后辈们,每年春节、清明……都要回“村庄”祭奠先祖,因此,在西海固人的心里,无论自然的村庄如何荒芜,只要那片故土还在,一定是要回去的,这种根脉记忆并非移民或其他外在原因能够轻易改变,这或许就是民俗的力量。作家在他的散文中,为读者营造了一个集体无意识的记忆场所——村庄,这里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密码,等待着读者去探索、破译。

个体是相对于他者而言。写作者能敞开心灵,直面大众、直面自己是需要勇气和能力的。正如作者在文集自序中说:“我们一生或许不了解自己的内心,与自己的内心做着持久的抗争,一旦我们了解自己的内心,也就了解了这个繁杂的世界。”从程耀东的散文看,他接纳了坎坷的命运:幼年丧母、青年下岗到中年奔波……他如实地记录着自己的生命轨迹。命运似乎从来没有眷顾过他,只是在生活最为困顿的时候,顶多也只是抱怨着前行,凭这一点,他已经具备了优秀写作者最基本的

素质,那就是优良的品质与真诚的灵魂。生活中的程耀东亦是如此,偶尔相聚,他总是话最多、最直的那一个,也是心最真诚的,因此,大家乐意和他交往。他关于自己生活的书写,没有遮掩什么,也没有放大苦难。作者揭开伤疤让读者目睹一个农村少年的丧母之痛,因为母亲在深秋离去,他说,“再也没有闲情逸致去看大地上的秋天”,但是,他还是看了一眼,而且满眼是向上的攀爬:“那些在大地上攀爬的虫子,以及挣扎着向上的草木……秋天一次又一次轮回着从我的身边经过……都被我匆匆行走的脚步踩过。”的确,作者从来没有停下向上追求的脚步。从《回家过年》《写给儿子的短章》《一个人的五年》等篇幅里,读者像“监控录像”,跟拍了一个人的艰辛生活,但在枯燥的艰辛中,愈慢职责——无论是忙于公文,还是为某部门写宣传材料,他都像一团火一般燃烧着。什么是正能量,什么是暖男,正能量不是专家教授的夸夸其谈,而是普通民众在逆境中的坚守!程耀东在他的文字里记录的不仅是一个个体的生命轨迹,还是众多的普通劳动者最朴素、最真诚的生活缩影。

程耀东的散文扎根于大地,根植于生活,他用散文的形式,记录下西海固地区普通百姓近半个世纪的生活掠影。有的叙述尚欠成熟,有的评论略显直露,有的文字还可以更加精练,但这并不影响读者的感动,因为,作者把真诚捧给读者,而这正是很多作家所欠缺的。

理解自己,还需要体察生活的本质,向公众无私传递美的纯粹和善的真诚。在这里,朱东亦是用这样的方式向人们给出了他自己清晰、独到的见解:“长寿之缘盖出于此乎?非全也!余尝寻百岁之道,老叟捋须笑曰:‘无他,惟心清净,乐观豁达耳!’嗟乎!甚得我心!人之意念,传及五脏,七情六欲,表于经脉。生逢盛世,身处太平,澄怀味象,淡益泊居,焉能不乐?闻法思圣,向善修业,何来惊惧?行端体健,气定神闲,自然生息,命如菁华。又有仁者曰:寿者之众,或因孝悌斐然。余亦同感,此地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弟弟恭,乡亲睦邻。德音善乐,清胜蓬蒿,仁义书声,有椒其馨。此不可不谓之为寿德也!予观长寿之道,基因者,寿之本也,天然,心然,孝然,寿之

要也。人若能回归初心,颐淳朴之态,存乐观之念,养浩然之气,凝进取之神,则可享龟鹤遐寿矣!寿之有长短,人不可预,长者固可慰,短者不须忧。人生一短电,草木一秋,当惜时争光,笃信奋勉,寿而有所为,不移白首之心,不坠青云之志,以有限之时,谋经远之业,以思想之光,照人生之旅。此不亦上善乎?”读到这里,我不能不说,作者作为这个时代亲历现场者,他的词赋是反映生活的真实写照,是关于美的纯粹的思考,是关于人行走世间如何面对苦难与坎坷,如何自我滋养、调节的心灵叩问与完美的诗意回答。这样质朴的写作路径,于平常的语言中溅出跃动的生机。这样有情有爱,充满思辨的文本表达,舍弃夸饰,令人倾心。

窃以为,创作文本升华的过程,也是作者生命自我升华的过程。齐奥朗说,写作中最扣人心弦的时刻就是浓缩的时刻,当我读到《长寿赋》结尾处“独寿不如众寿”这句时,内心的喜悦与兴奋浓缩在长久的感叹中。此时,我觉得我和作者的心走到了一起,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共鸣吧。当然,除了共鸣,这还是我们一生要追求和渴望的土地一样的本质,天空一样辽阔的情怀。

程耀东的散文扎根于大地,根植于生活,他用散文的形式,记录下西海固地区普通百姓近半个世纪的生活掠影。有的叙述尚欠成熟,有的评论略显直露,有的文字还可以更加精练,但这并不影响读者的感动,因为,作者把真诚捧给读者,而这正是很多作家所欠缺的。

理解自己,还需要体察生活的本质,向公众无私传递美的纯粹和善的真诚。在这里,朱东亦是用这样的方式向人们给出了他自己清晰、独到的见解:“长寿之缘盖出于此乎?非全也!余尝寻百岁之道,老叟捋须笑曰:‘无他,惟心清净,乐观豁达耳!’嗟乎!甚得我心!人之意念,传及五脏,七情六欲,表于经脉。生逢盛世,身处太平,澄怀味象,淡益泊居,焉能不乐?闻法思圣,向善修业,何来惊惧?行端体健,气定神闲,自然生息,命如菁华。又有仁者曰:寿者之众,或因孝悌斐然。余亦同感,此地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弟弟恭,乡亲睦邻。德音善乐,清胜蓬蒿,仁义书声,有椒其馨。此不可不谓之为寿德也!予观长寿之道,基因者,寿之本也,天然,心然,孝然,寿之

要也。人若能回归初心,颐淳朴之态,存乐观之念,养浩然之气,凝进取之神,则可享龟鹤遐寿矣!寿之有长短,人不可预,长者固可慰,短者不须忧。人生一短电,草木一秋,当惜时争光,笃信奋勉,寿而有所为,不移白首之心,不坠青云之志,以有限之时,谋经远之业,以思想之光,照人生之旅。此不亦上善乎?”读到这里,我不能不说,作者作为这个时代亲历现场者,他的词赋是反映生活的真实写照,是关于美的纯粹的思考,是关于人行走世间如何面对苦难与坎坷,如何自我滋养、调节的心灵叩问与完美的诗意回答。这样质朴的写作路径,于平常的语言中溅出跃动的生机。这样有情有爱,充满思辨的文本表达,舍弃夸饰,令人倾心。

窃以为,创作文本升华的过程,也是作者生命自我升华的过程。齐奥朗说,写作中最扣人心弦的时刻就是浓缩的时刻,当我读到《长寿赋》结尾处“独寿不如众寿”这句时,内心的喜悦与兴奋浓缩在长久的感叹中。此时,我觉得我和作者的心走到了一起,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共鸣吧。当然,除了共鸣,这还是我们一生要追求和渴望的土地一样的本质,天空一样辽阔的情怀。

程耀东的散文扎根于大地,根植于生活,他用散文的形式,记录下西海固地区普通百姓近半个世纪的生活掠影。有的叙述尚欠成熟,有的评论略显直露,有的文字还可以更加精练,但这并不影响读者的感动,因为,作者把真诚捧给读者,而这正是很多作家所欠缺的。

理解自己,还需要体察生活的本质,向公众无私传递美的纯粹和善的真诚。在这里,朱东亦是用这样的方式向人们给出了他自己清晰、独到的见解:“长寿之缘盖出于此乎?非全也!余尝寻百岁之道,老叟捋须笑曰:‘无他,惟心清净,乐观豁达耳!’嗟乎!甚得我心!人之意念,传及五脏,七情六欲,表于经脉。生逢盛世,身处太平,澄怀味象,淡益泊居,焉能不乐?闻法思圣,向善修业,何来惊惧?行端体健,气定神闲,自然生息,命如菁华。又有仁者曰:寿者之众,或因孝悌斐然。余亦同感,此地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弟弟恭,乡亲睦邻。德音善乐,清胜蓬蒿,仁义书声,有椒其馨。此不可不谓之为寿德也!予观长寿之道,基因者,寿之本也,天然,心然,孝然,寿之

要也。人若能回归初心,颐淳朴之态,存乐观之念,养浩然之气,凝进取之神,则可享龟鹤遐寿矣!寿之有长短,人不可预,长者固可慰,短者不须忧。人生一短电,草木一秋,当惜时争光,笃信奋勉,寿而有所为,不移白首之心,不坠青云之志,以有限之时,谋经远之业,以思想之光,照人生之旅。此不亦上善乎?”读到这里,我不能不说,作者作为这个时代亲历现场者,他的词赋是反映生活的真实写照,是关于美的纯粹的思考,是关于人行走世间如何面对苦难与坎坷,如何自我滋养、调节的心灵叩问与完美的诗意回答。这样质朴的写作路径,于平常的语言中溅出跃动的生机。这样有情有爱,充满思辨的文本表达,舍弃夸饰,令人倾心。

窃以为,创作文本升华的过程,也是作者生命自我升华的过程。齐奥朗说,写作中最扣人心弦的时刻就是浓缩的时刻,当我读到《长寿赋》结尾处“独寿不如众寿”这句时,内心的喜悦与兴奋浓缩在长久的感叹中。此时,我觉得我和作者的心走到了一起,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共鸣吧。当然,除了共鸣,这还是我们一生要追求和渴望的土地一样的本质,天空一样辽阔的情怀。

程耀东的散文扎根于大地,根植于生活,他用散文的形式,记录下西海固地区普通百姓近半个世纪的生活掠影。有的叙述尚欠成熟,有的评论略显直露,有的文字还可以更加精练,但这并不影响读者的感动,因为,作者把真诚捧给读者,而这正是很多作家所欠缺的。

理解自己,还需要体察生活的本质,向公众无私传递美的纯粹和善的真诚。在这里,朱东亦是用这样的方式向人们给出了他自己清晰、独到的见解:“长寿之缘盖出于此乎?非全也!余尝寻百岁之道,老叟捋须笑曰:‘无他,惟心清净,乐观豁达耳!’嗟乎!甚得我心!人之意念,传及五脏,七情六欲,表于经脉。生逢盛世,身处太平,澄怀味象,淡益泊居,焉能不乐?闻法思圣,向善修业,何来惊惧?行端体健,气定神闲,自然生息,命如菁华。又有仁者曰:寿者之众,或因孝悌斐然。余亦同感,此地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弟弟恭,乡亲睦邻。德音善乐,清胜蓬蒿,仁义书声,有椒其馨。此不可不谓之为寿德也!予观长寿之道,基因者,寿之本也,天然,心然,孝然,寿之

气雄力沉 笔苦情深

□朱首献



廉声《沃血家园》

廉声《沃血家园》